

难以走出性别樊篱的书写

——小小说女作家创作群体的女性视野解读

张 春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当代女性小小说作家的创作成就令人瞩目,但她们大多集中于女性生活的书写和女性形象的塑造,显示其难以超越性别身份樊篱的局限,而在叙述与风格色彩上的悲剧趋向,也暗示着她们创作的张力有待加强。

关键词:小小说女作家;女性视野;性别樊篱;悲剧色彩;诗意追求

20 世纪 90 年代起,在小小说创作逐渐成熟过程中,非常可喜的涌现出陈毓、徐慧芬、刘黎莹、申水霞、珠晶等一批富有个性女性作者,她们以其不同于男性作者的写作势态和文本风格,为小小说的整体景观增添了摇曳的姿态;进入新世纪后,伴随着小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又涌现出了一批更具有自主创新意识和艺术追求的女性作者,她们的创作值得小小说研究的高度重视。

一 令人瞩目的小小说女作家创作群体

我们在这里对小小说女作家创作群体作一简单定义,那就是指创作小小说并有一定影响并且在体裁选择和艺术风格上具有某些内在关联的女性作家的群体。这种定义虽然太过于简略,但至少可以杜绝一些争议,并可以比较好地展示其独特内涵:既更明显地强调女性的性别差异,鼓励女作家书写女性独特的身心体验和她们在传统文学中遭到压抑的性别体验;又可以更多地从文化角度切入所关注的问题,达到与传统男性中心文化相协调的内涵建构。目前学术界对小小说女作家群的关注不够,这或多或少地有着以下几个疑虑:一是小小说这一新兴文体都还没有受到业界足够的重视;二是一批小小说女作者虽然创作了不少作品,但是能形成一定冲击力并成就为经典作品的还是少数,没有作品数量和足够业绩支撑的研究难免成为无源之水;三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都是文坛热点,即使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小小说这一文体,大都是将目光放在一些已经有一定影响的男性作家身上。此类种种,难免使小小说女作家的创作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但是,我们看到,象陈毓、徐慧芬、刘黎莹、申水霞、珠晶、田双伶、夏雪勤、高虹、汪静玉、高黎莹、马月霞、汤红玲、谷凡、申剑、刘柳、张可、沈茶、袁雅琴、陈敏、申永霞、刘春莹、宋子平、姚淑清、张文珍、冷月、胡玉、涓涓、匹匹、关宏、史春花、胡丽端、庞颖洁、路也、王银铃、符海丽、田湘钧、许丽萍等百余位小小说女性作家,开始形成一定气候并展现出百花争

艳的灿烂态势。

小小说女性作家创作的成就,除了表现在报纸期刊上发表了大量小小说作品外,还出版了一些作品专集。《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选》(2004 年)首先对包括大陆在内的小小说女性作家的创作进行了集中展示,接着,郑州《百花园》杂志社出版了一期女作者专号(2006 年),让目前在小小说创作领域里有一席之地的女性作家实现了比较完整的集体亮相;出版个人小小说作品集的女作家也正越来越多,如 2003 年申永霞、陈毓、徐慧芬和刘柳分别出版了《都市女子》、《蓝瓷花瓶》、《爱的阅读》、《一片纯真》,2004 年闫岩、夏雪勤分别出版了《大爱无形》、《寻我启事》,2005 年袁雅琴、陈敏分别出版了《隔音玻璃》、《诗祭》,2006 年周仁聪出版了《艳阳天》。特别是在 2006 和 2007 年的半年时间里,河南文艺出版社就集中出版了《爱情鱼》(陈毓)、《弧状人生》(申永霞)、《一路黄花》(郭昕)、《小小说名家访谈》(任晓燕)、《小小说赏析》(赵建宇)、《爱情鸦片》(田双伶)、《小镇红颜》(谷凡)、《蜡染午后》(珠晶)、《不朽的情人》(陈力娇)等;她们的创作成就也开始得到官方的认可与鼓励,据《小小说选刊》主办的小小说作家网的调查,在目前以小小说创作为主并以此成绩加入省作协和中国作协的作家当中,女性作家呈急剧上升趋势。

二 难以逃离性别樊篱的书写

文学离不开社会生活,这是文学创作的真理。“小小说作为一种勃兴起来的文学样式,当然要和社会生活保持紧密的联系”。^[1]因此,有关日常百态的书写,有关世道人情的描述,有关男欢女爱的关注都进入了小小说的视野,而女作家们也无一例外地利用了这种资源。但是,也许因为女性性别的某些独特性,她们更多的是关注女性生活、传达女性精神、关乎女性个体以及女性有关的所有——女性视野成为她们唯一的视角,性别的枷锁好象套在她们身上,她们的创作往

收稿日期:2008-04-25

作者简介:张 春,男,湖南永州人,湖南工业大学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往保持一种牢固的姿态——用女性视角来观察和表现现代女性的生活形态成为她们作品书写的焦点。

第一代女性小小小说作家擅长表现改革开放前后女性情性的变化,如《玉子》中“玉子”作为一名大学生,瞧不起周围那些就知道吃零食织毛衣的女孩子更瞧不起就知道奶孩子纳鞋底的母亲们,但她最终还是成为了其中的一员;《雀巢咖啡》里希冀在日常家庭琐碎中渴望一份似乎远离的浪漫,等等。她们似乎要用作品向人们展示这样一种朴实人生、日常爱情与平凡生活,并昭示着一种难得的历史境地与个人生命的无常,让读者从宏观世界中微观地体察时代世俗当中个人的承受能力。她们的作品很容易地就显示有关女性依然处于“苏醒”阶段的状态。虽然在此时,女性意识的觉醒已转化为女性写作的自觉行为,但与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繁荣局面相比,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特别是女性小小小说还是显得苍白和无力。因此,在后来的女性小小小说作家当中,这种有关超越平淡日子实现女性解放的思索,在社会转型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大地震”的断裂与重合后,就很明显地展现出艰难跋涉后的可歌可泣。她们喜欢关注女性在此时期里个体有关的生活和情感,但其主体好象总是她们周围“一地鸡毛”式的琐碎,瞩目于普通女性的生存奋斗、迷惘、矛盾和窘迫,进而对价值取向或人生意蕴进行感性的审视与思索——立足于女性,但又在关乎“她”或“她们”以及“她们”的一切当中又有超越“她”的解读。如在《百花园·小小小说原创版》2006年6月上半月版中,有纯真感情遭遇世俗或遭遇高尚对比之《给我贴近你心脏的纽扣》,有描写世俗生活中的纯朴爱情《生活》、《喜欢》、《到了春天,把我嫁了吧》、《体验》、《蜀葵、蜀葵》,有描写人性卑劣、表面温存的《王小倩的腰》,有两小无猜中衬托大人狭窄胸怀的《牵女儿手的那个“男人”》,有描写母爱深深的《往事》,有亲情甚过爱情甚过所有一切的《山花为谁开放》,有描写70岁老人还永葆青春心态但却有着无限伤心往事的《七十岁的青春》,有神秘但却透着女性视角透视炎凉人生的《夜话》,有女性心存梦想面对逆境不断拼搏而获得成功的《四季阳光》,有女性两代之间深深代沟及勇于在改革开放中探索的《失踪》……而在女性作家中有重要份量的徐慧芬和陈力娇,就几乎把全部精力付诸于其中:徐慧芬用她的《童话》告诉我们,爱情就是童话,童话和爱情是一样的可以梦想,《幸福、悲哀》、《母亲节的礼物》、《编年史》、《最后的玫瑰》、《费姨》、《阿询》、《寻找恋爱》、《你的名字女人》等都告诉女性有关女性的体验以及可以预见的道路;陈则在《也是母爱》中诉说人间温情,在《明星的毁灭》中关注女性的追求,在《逼供》中鞭挞女性有关的复杂世象,在《血案》中砥砺人性亲情,在《鱼鱼和儿子最近》与《蓝天下》中探讨女性情感迷失后如何回归,在《一位普通母亲与大学生儿子的对话》中解构复原两代人代沟中的价值冲突与联接。

遗憾的是,在一个由男权把持的传统社会里,属于女性的独特经验往往很容易就被打入另册。男性喜欢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创造”、“整合”女性,以抹煞、压抑甚至摧残女性

的“异己”性为代价,将其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与虐同体系中。即使历史进入了21世纪,这种潜在的影响力还是明显的。因此,女性好象总难以逃脱被男性文化所误读、篡改的命运。爱情、婚姻、家庭也就成为她们难以走出的视线和永远乐此不彼描述的重点,她们太祈望于在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传统里完成女性文化的某种抗争,虽然这种抵抗也许显得软弱无比,不堪一击,但在这种无奈又无所适当中透露出来的苍白无力,其实已经暗含着在追求幸福家庭过程中迷失的独立自我并非自己所愿,她们不希望自甘“堕落”,她们太希望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像舒婷所倾注的“我是你身边的一棵木棉花”中实现独立“树”的夙愿。为此,她们在叙述生活里的种种无奈中,也就很自然地涉及到男女之间的情事、情史,而这种情感的叙述又或许与风花雪月无关,只是喜欢用“故事”来演绎一个个女性在工作、事业上的奋争,就如江慧妍喜欢用《悲伤的领带》、《很久以前的白风衣》中的“情场+职场”模式来探究女性在事业上的奋争和情感上的迷失,着意去探悉女性生命体验的自我确证、自我调理,表现当今社会中女性角色的尴尬。

三 带有悲剧色彩的诗意追求

女性有关的生活往往是悲剧,这虽然带有一种女权主义的感性色彩,但毋庸置疑的是:“悲剧精神是人类社会矛盾的概括性折射,悲剧精神在文学艺术中的审美特征则是人类社会中对社会矛盾审美观照的集中体现。”^[42]即使现代社会,女性的社会软弱性特征也很明显。因此,在当前精神价值日益受到嘲笑的时代里,小小小说女作家群的作品更容易为我们展示一种凄美而落寞的姿态。这不仅由于她们深解女性生活与女性个体心理情感之道,还在于小小小说这一文体的简单超越性在“作怪”,说其简单乃在于篇幅短小,说其超越是它们与故事笑话无关,作品总透露出难得的精神探求,包涵着某些伤感的人生况味与简单而朴素的哲理。因此,她们对于诗意的难以排遣的执着,也使之在对此岸人生的认同中总留着一份清醒的质询。而那种无法割舍的女性浪漫情愫,又使她们所建构的意义世界中弥漫着一种“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迷惘和失落。置身于繁华的大都市或日益世俗化的农村里,她们难得可贵地固守着一块诗意的领地,虽然这种领地在当代文学中已经渐渐消失。纵观这些女作家的笔下风景,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当中大多能以清新自然,意味隽永见称,其书写的女性形象繁多,有坚强的也有懦弱的,有大方的也有自私的,有正直的也有奸诈的,有纯真的也有复杂的,如此种种,但都显得是那样的真实与亲切,都是有感情有思想的血肉之躯,在那种氤氲里的氛围和情调中,总能营造一种充满女性意识的悲剧美。

当代小小小说女作家们的作品就是这样喜欢营造悲剧氛围,制造着富有艺术色彩的悲剧美,我们也就可以看见某些女性主人公身上往往就笼罩着一层悲剧色彩——梦想破灭了,而使这梦想破灭了的人却又正是她自己。与此同时,众多女性作家还喜欢在作品里构造“残缺艺术”美,善于制造一些文本的空白点,而这些空白点的环境前提就是作品的那

种略带悲剧色彩的情感基调。如某些女作家笔下的女主角最不放心的是丈夫的与其他女性的日常交往,很多正常联系被误认为出轨的开始,一件很普通的短信息可以让“她”对丈夫的怀疑滋生蔓延,并从此养成“偷看”的陋习——以此来道出某些现实中的女性是悲哀的——终日生活在惶恐与多疑中失败的最终是自己。她们将女性永远没有男性那份纷纭世态中的从容与洒脱,那种莫名的不可理喻的重负和难以做到华丽转身与心灵的释然,还原得淋漓尽致。

“男女之间的话题是永恒的,但却不是绝对的。过分强调男权或女权,都会使社会失去和谐与平衡。”^[3]人类文明的日益发展,女性文化的空前发展动摇了以男性话语为尊的文化围城。试想“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4]因此,小小说创作领域里每一位女性作家,在女性生活永远难以逃出重负的历史境地中,选择的应当不是“退出”和无可奈何,更不应该是极端化,而应当是坚强地“渗透”、“深化”与“中和”,应当是在性灵诗意的王国里尽情挥洒,让那令人眩目的女性光辉反衬出男性世界的某些黯淡与卑琐。但依然有些令人担忧的是,当文学从理想的天国坠落人间,诗意人生的坚守是否还成为可能?

在20世纪80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中,“诗意”常常被“排队买豆腐白菜”的琐碎平庸的生存本相所挤兑,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挣扎的现代人已日益丧失了聆听神性呼唤的耳朵。小小说女作家群大多数都能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同时又以一份难得的冷静透视着现代都市中“寻找诗意”的所谓神话。而当诗意日益无处藏身的时候,也许唯有在亲情、友情和爱情这类人类最永恒的话题中才可能捕捉到它的一点踪迹。这种女性对情感和精神性价值的强烈需求和认同,也就暗合了女性作家感情领域的探索。因此从总的来说,当代小小说女作家维护了女性的独立人格,她们对女性主体性建构的深入思考,关于女性解放的探求,也就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和文化的观照纬度。

在当代女性小小说作家中,她们从事的也许并非自己的专业,也许只是兴趣使然,但她们所奉献心血的小小说还是切实地体现了“人本关怀与历史(现实)维度的相互支撑的创作追求,使人性表现的‘现实意义’和‘当下色彩’得以强化”。^[5]这其实也就表明女性小小说并非在有意回避批判、暴露和讽刺,也不是抛弃那些与女性无关的题材,只是由于小小说本身的文体局限以及女性作家的性别体验,注定使它“必须躲开那些让读者在短短的阅读时间里无法消化的问题,躲开那些让读者在短短阅读时间里即饱受心灵上的痛苦和不安的丑行”,^[6]而更多的从女性入手,以期在琐屑纷繁的生活片段中扫描多角度的社会凡俗人生,从而完成某些文学内在精神的终极考量。虽然从她们的创作成绩以及兴趣指向上来说,她们依然无法走出来自于女性身份的樊篱,但小小说女作家群还是以自己的独特身份让这一暂时弱势的文体更加充实更加灿烂多姿,她们既在精神追求上延伸着当代女性文学的内核,同时也保持某种传统文化灵性的一脉相传,此外,还在女性视野的挖掘上弥补了众多男性作家在这方面的有意或无意的偏失,这对她们自己还是对小小说这一文学新形式的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

参考文献:

- [1] 张春. 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小小说名称多样性研究[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7(6).
- [2] 马小朝. 中西悲剧精神审美发生特征比较[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2(2).
- [3] 杜霞. 九十年代女性主义写作的再审视[J]. 齐鲁学刊, 2004(4).
- [4] 丁帆.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J].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1).
- [5] 吴培显. 诗、史、思的融合与失衡——当代文学的一种反思[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19.
- [6] 王晓峰. 小小说:温暖和谐的审美艺术[N]. 文艺报, 2005-11-15(5).

(责任编辑:黄声波)